

资质通鉴

資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霸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事上護軍

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賜紫番袋目司馬

光奉

列編集

漢紀四十五

起柔北關茂盡柔北泥灘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灋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為渤海王海水盜漂沒民居居六月丁巳赦天下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惠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哭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

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官者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旣貶歸河間其父請分鬻吾縣以戾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戾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賈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戍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表湯爲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

節以王青蓋車迎羣臣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 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傳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彙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暉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彘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爾王綬祠以太牢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偃氏為博園貴人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官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大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黃龍見譙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適亭侯便為阜陵王

六月大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

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

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彘吾侯悝為渤海王以奉鴻祀

詔以定策功

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

邑侯胡廣為安樂侯趙戒為尉亭侯表湯為安國侯又封中常侍劉廣

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

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

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

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官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袞勞臣之士其為乖

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母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

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

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

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臧罪不用由是

日忤於冀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

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官者唐衡左悺等共譖

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

怨之十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

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暉曰當立王爲天子以暉爲公暉罵之文刺殺暉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乎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顯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斬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官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募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

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府生公犯詔書欲干試
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
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
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
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
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
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暲為從事中郎薦樂巴為議郎舉
穆高第為侍御史是歲南單于堽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
大將軍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
之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
為孝崇園貴人五月癸丑北宮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
幸南宮六月改清河為甘陵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奉
孝德皇祀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京師
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郡國五山崩冬十月太尉趙

戒免以司徒表湯爲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爲司徒 是歲前朗陵侯
相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在朗陵
泣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壽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
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
爲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
如此陳寔出於單微爲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前後九辟公
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
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
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爲功曹時中常侍山陽侯覽託太守
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
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
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倫謂衆人
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
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
引衍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

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灋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皐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車駕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宜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

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賁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問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謹而實宗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食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未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犯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

見財皆當出民撈掠割剥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
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
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
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
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
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求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外非
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
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
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
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遠
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
猶交結左右官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因寵穆又
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
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它客求謁蕃
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
書詣京兆并貨牛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以交昌大將軍椒房外家

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斬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宴賈人曰孝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秋七月梓潼山崩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因不疑有愧色癸未赦天下改元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它事陷明皆髡宮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

之事則鑾旌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於以先王灋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園茲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司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爲司徒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秋七月武陵蠻反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十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悞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勿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主綱縱弛於上智士鬱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肯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

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
合聖聽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
始苟亡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
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
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
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茲
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
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
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
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
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瀉毒有似治
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
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
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因貸馭委且轡焉駘其
銜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韃駟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

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咎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
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
寫一通置之坐側 呂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
豪猾之民犯灋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
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
之常道矣 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 以太常黃瓊為司
空 帝欲褒崇崇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
傳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
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
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
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
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
天下為萬世灋寔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殺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寘病
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
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
馬達會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
之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
前到于寘設供且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
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
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采得突走時成國王薄秦牧隨敬在會
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棘等遂會兵攻
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棘不聽上樓斬敬懸首
於市輸棘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
郡兵出塞擊于寘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
于寘令自斬輸棘時輸棘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
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丙辰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孝宗皇
后夏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五月辛卯
葬于惇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十一